



特 別  
^19  
3301  
4





新刻綉鞋記卷之四

詩 焦家小姐最英良

竹義无双是秀香

曰 女大從來多外向

昧亲不允罵亲外

俚词勾鬪言归正本话说邹氏闻听焦桐之言冷笑了几声说  
迨老烏龜你有这话何不早说才如今生米做成熟飯也就治  
不的了难道已經说咱文兒死了又反口说他活了不事已至此  
此那礼还由的他哩不如决就主意另給他找一家才主公上  
子罢到那时间他也就不得不從了焦同心中只是犹預不决  
夫妇二人在中堂说话这且不堪再说秀香小姐自從以罵他  
母亲一顿他母亲羞的跑了他自己坐在綉房心中又醉又气

119  
3301  
4



坐到黃昏之后使女端來茶飯他也没吃叫使女点起燈來連衣倒在牀上心中好生煩惱

焦小姐連衣而卧对孤灯

一陣上腹中繚乱暗傷情

暗上的惱恨卸氏生身母

他如今做的事兒太不通

你只知嫌貧愛富心改变

全不相廉耻节义弃声名

俺二人鴛鴦不入成双对

是怎么叫俺拆散各西東

暗上的口中又把與郎叫

你那知我的心中这苦情

难道说假称我死你就信

是怎么人说你亡我不听

你果然是个聪明伶俐子

也还该打探消息来廣平

到底是访个虚实真共假

如何肯轻易就信耳傍風

公子你若不到此走一蹚

好叫俺命汗九泉口不冥

你捻煞鵲桥劫駕别人渡

俺不肯紅葉垂题把节更

也不过惟有一死将你报

那时节孤弄鴻雁自哀吗

这小姐越思越想悲又惱

不由的眼泪紛七大放声

小姐哭了一回欲待愚梁自尽又相了相捻煞死了那王公子

也不知道豈不是于死了么相到傷心之处喙啣大哭使女玉

紅在傍聞言劝曰小姐且莫过悲我相一个主义在此叫只得

好友忍耐过残冬等到來年二月尚春暖花開之時咱这焦家

会上不论远近王孫公子俱要來赶此会倘或天假共緣那王

公子來到此处也是有的他若不來赶会咱二人就乘夜而逃



找上他的門去那時之有圍園之期知人至自涕哭也是无益使文玉紅說了這一些話小姐用衫袖拭干泪眼連七点頭說你这主义到也使的不免就且存心忍耐以待來年再作道理罢小姐再使文玉紅暗自計议這且不讲再说那王公子從焦家家人前來報喪他的心中半信半疑也弄的坐臥不安暗上思想

王公子一見家人把信傳

弄的他睡不穩來坐不安

悶煞七詩老万卷死心壞

到晚來展轉思量懶待眠

几回家口中暗叫焦小姐

咱二人月老曾將赤繩拴

俺如今二八青春十六歲

却原才你我同庚是一年

只指望不久就是佳期會

平空礼凶信傳來到這邊

你月是果然子病廢了命

英才是一刀斬斷並頭遺

這件事不定真來不定假

好叫人反復猜疑沒處添

听说你自幼生的人材好咳

最可憐愛你一團是在然

王公子自嗟自嘆促眉皺

自外邊進來春菜小了環

說說使女春菜因何而來呢這是公子的母亲佘氏太太为晚子心中不悅暗地囑付春菜早七晚上用心服侍公子殷勤送些茶木好叫他用心必去因此春菜不时常到老房此女年已三八生的颇有姿容那與即原是个風流公子此時聞听焦小姐已死他心中一来不悅二来思春所以就与春菜有了偷情



之卷

王公子心中小悦自嗟牙  
 他生的体態轻盈多俊俏  
 尝言说男到十五春心动  
 小春荣尝往去房来那侍  
 分明是口把于柴近烈火  
 不由的眉来眼去皆有义  
 两下礼意马心撮鍊不住  
 自古道任你墙厚鼠也透  
 大郎合使女春荣暗礼私通不充半年有餘堆知便女早已爱

但只见使女春荣来送茶  
 如同是含烟代路一枝花  
 又何况公子青春已二八  
 早晚向盈被舖床都是他  
 似这樣把持主义谁能够  
 无人劝他口沾唇尝猛牙  
 因此就偷香窃玉打哇七  
 如欲何瞒过高堂爹合媽

孕到了六七月工那肚子就渐上的大了  
 看出來了但恐老翁知道不敢声揚那王老翁起先时还看不  
 出來到了其畢如何瞒的过他只弄的怒氣塞胸眼望着杨氏  
 太上瞪目而罵曰老賤人你的眼是瞎么你看七七春荣妮子  
 作起怪来了大曾呢咱家並無外人到底这事是從那礼来的  
 呀你还不考问七七那妮子么法氏太上出于无奈只得把春  
 荣使女叫到厨房礼細七考的春荣瞒藏不过尽吐实言是病  
 王公子有私並非知人杨氏太上把春荣骂了几句回復了王  
 老翁七七心中生气即時要打大郎

詩 公子央即賦好速 暗同使女把情偷

秀佳已 六日 四



曰 一双父母皆知疼 欲不生嗔不自由

俚词勾闹言归正本话说说典即做下苟且之事被父亲打罢一  
场自羞羞愧难当不好见人到了夜间信上来至厨房对春荣  
说道我今要相出外一来避羞二来访上焦小姐的消息三来  
上京求名若是我名显身荣的时节定收恩人就是了春荣他  
听此言慌忙跪下磕头说道就此谢过公子日后得了焦小姐  
却休忘了小奴的情意公子连忙把春荣挽扶起来说道我若  
忘恩负义天也不容我今一去约得一年回家你若生下一女  
名唤做姐若生一男名唤做长咳但有一件如今要出外弄  
礼分文没有春荣说取双身边还有白良二面公子拿去做了

盤費

小春荣说话之间泪粉上 你看他双手齐往腰礼伸  
不多时取出白良二面正 这才是来将路费赠情人  
王公子接过良子呼小姐 二目中双上泪点滴衣衫  
有几句要紧言语嘱付你 是必的铭刻肝肠记在心  
我撇下一双父母年高迈 你在家早晚服侍要殷勤  
到日后功成名就还家转 那时节千万要报你的恩  
说话间急将行李收拾就 俏上的背着爹外出后门  
王公子把行李收拾已就乘夜起身俏上的由后门而出使女  
春荣送到后门以外二人相依相忍难捨难离那一段光景真



令人難以言傳

嘗言說人先人是離別難  
 王公子刀割肝腸難禁受  
 他只是高堂裏掛雙親在  
 春榮友雙手拉住王公子  
 咱二人你親我愛苗情又  
 到如今屈指算來七個月  
 高堂上老令太七皆知曉  
 好叫人滾熱肝腸難在冷  
 眼睜七棒打鴛鴦瓦兩地

他二人把袖分袂淚不干  
 低聲兒叮嚀一番又一番  
 早晚間服侍倚靠小了環  
 悲切七吐訴知心肺腹言  
 因此才高唐云雨楚巫山  
 弄的來腹中孽障把人纏  
 公子你无奈奔逃到外邊  
 只羞羞心孔難受似油煎  
 好一似鋼刀斬斷並頭蓮

從今後多情入遠天涯近  
 有一句知心話兒囑付你  
 是必的休忘腹中這塊肉  
 王公子聞听此言沖雙手

阻隔着万水千山見面難  
 休將俺往日恩情一日指  
 還不知是一女來是一男  
 緊七的拉住春榮不放寬

公子把春榮拉住說道好我那有情有意的恩人如今我累你  
 吃替日后總要垂七的報你恩情就是了  
 你情回去罢  
 万一父母知寃就不能脫身了  
 二人無奈只得含泪吞声  
 双七撒手公子奔上大逆春榮回上厨房  
 故推不知到了天明  
 焯氏太七清晨早七起來掛着兜了  
 受了父親之氣便向五房來  
 看公子看凡公子在于何處  
 連舖蓋都沒有了  
 慌忙回到厨房  
 審問使女



春榮七七故意吃京推不知道烤氏太七始知兒子是偷跑了  
不由的想着王老谷吵嚷不休王老谷这就死可奈何了

炆太七只見炆即无影象

不由的吵七嚷七放悲声

王老谷事到頭來空后悔

也只是長吁每嘆兩泪汪

他夫妻一生一世只此子

好一似抓去心肝滿腹疼

兩三天坐卧不安寢食廢

京動了街坊鄰里共亲朋

一个家齐乱分路去尋我

大縣子並不辞芳各尽情

先上那烤家灣礼跑一蹚

誰料相姑家門礼扑个空

急吡七远近亲戚都找遍

市人門各處搜尋十日令

真果是踏破鉄鞋無否處

那知道公了起身赴廣公

公子手中无个只得賣文渡日那日到了南門一礼只見路東

有一座高七大門牌匾上两个大字上寫的亞元公子观罢使

知是家鄉坤定爰斯文就在他粉墙上寫詩一首把門家丁报

有老安人正敢說这宅中的主人姓甚名誰呢这家鄉紳是姓

何名璉字表天玉他的父亲府王定保就是同年王定保得中

第一解元何璉之父中了二名亞元三年之後不幸而死其子

何璉尙且年輕手中有万贯家財二三十个家丁这一日见王

公子賣文便命家丁把賣文的叫進土房未知如何且看下回

詩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曰 洞房花烛夜

金榜掛名詩



俚詞勾閑言归正本话说何璉是个少年公子却生的人物平常身材短小又是鰥鍋腰子臉上不肖心礼却俏此日把王公子喚入主房間起家鄉姓名才知道他是父亲同年玉定保之子竟是年谊兄弟二人俱各欢喜何鰥鍋便问曰年弟因何至此王公子说只因家贫避渡出外营生何鰥鍋说这个容易年弟若不棄嫌在舍下主房礼攻主便了

王公子進退无門正兩难 何鰥鍋凶他主房把身安  
 一切的衣食使用不缺少 又搭上滿架詩書件件全  
 早晚間有个家丁尝服侍 在左右殷勤來把茶水端  
 也是那公子不該遭困苦 因此才迁着同年另眼看

崇善说有恩不报非君子 安排着結草啣环报答確  
 真果是过曝光明如梭快 不亮的熬过残冬又一年  
 府城中尚罢元宵灯节过 又來到柳絲桃紅二月天  
 王公子在何宅安身不齊膺去春來出了新正到了二月十八日焦家庙上起了大会何鰥鍋心中高興便叫家人來福備上兩匹好馬要同王公子同到会上走上兄弟二人大門以外一同上馬两个家人跟逐正走之間問着焦家会不遠了这会原是个香火会不論远远近近好女多半都來燒香何鰥鍋此時正上死了媳妇只因生的丑陋虽有万贯家財却还未曾成亲今日騎馬來赴会便安心扳花折柳偏上秦巧在馬上抬頭只見有



两个女子生的十分美貌好爱人也

只闻的一阵风来麝香

从那乱来了一对俏花外

好一似蜂娥下界临凡世

行动间体态轻盈又端往

这一个怪勾粉面天然俊

那一个淡扫蛾眉分外强

这一个殊唇一点樱桃口

那一个皓齿双排碎玉藏

这一人花朵身材人面少

那一个腰如杨柳世无双

这一个缓步行来金莲小

那一个十指朱玉笋长

焦家庙不是去年普救寺

为甚么骂上小姐来烧香

王公子好似当日姓君瑞

缺少个佳客寄筒小红鞋

何鍍鍋馬上恍惚坐不稳

弄的他眼花繚乱口难挂

何鍍鍋死馬上见了这两个女子看透一个是位小姐一个是

名了环透扭玦回头向王公子代笑说通年弟你看这个女子

真七齐整的呆他若是嫁了我才好即才女貌天配姻缘公干

笑答曰年弟你既是爱上他上一是也爱上你了何不打莽味

趁前去说他一頭呢何鍍鍋不知公子是打趣遂满心欢喜说

道我若前去提亲他一定是肯的器小厮快去打听上他是

谁家女晚来付上前说道下用打听小人尽知这小姐他父亲

做过知县而且又是个大财主谁不知焦家庙上焦桐呢何鍍

锅向日这位小姐就是焦同的女兒么来付说正是何鍍锅说

这亲土有更难于他是知县的千金我是亞元的公子正是

何鍍锅说



門當戶對恰好成亲

何銀鍋坐在馬上走气生

低下頭口中不言心礼想

我只因心礼爱上春条女

被双亲陶知生气与上罵

現如今觀面得见焦小姐

捻然就你是破定王公子

有心待真入焦宅把亲認

这公子前思後相死主意

不言王公子心中暗想再说何銀鍋又向來付向日你止知他

王公子陶听此言吃一京

几番家迴腸九轉暗叮咛

才合他偷兼送暖暗相通

我以此打听消息上廣平

最可恨死門而入拆真情

他那礼不交虚实怎肯听

但恐怕做了昔日王清明

急忙上心事俱在不言中

是焦同之女却不知他有婆上家没有我來付說没有上上少  
人的姑外是个專以说亲的媒人外号是巧油嘴給他說了好  
几家于还没一家子应上他心的哩何銀鍋說这是何故呢來  
付說只因太七求全責備一要門當戶對二要美貌才郎三要  
滿腹文章三般齐備才许提亲哩大谷如今虽是爱上他么但  
只是生的模樣畧上欠俊一些搯去提亲也是枉然何銀鍋陶  
听此言心中好惱

小來付嘴尖舌快吐实言

响一声作打來付该你死

我如今半路相逢焦小姐

何銀鍋冲上大怒促眉尖

看起來畜生胆大包了天

分明是天付一对好姻緣



拙然那太七挑選三件事

问你向大令使少那可般

焦小姐他又虽把知县做

知原来園賄貪姓不了衣

我不才本是何宅貴公子

想当仅先父登科中亞元

第一件万贯家财人尺曉

我自幼善念文章好几篇

若論起我的模樣也不丑

閨女們十个见了九个饒

这一回去往焦宅提亲事

要保他一面应承不費難

何銀錫正在馬上自誇獎

王公子代笑閑言說一番

王公子呼道年兄不必生此間氣嘗言說的好一家友與百家未若是姻緣一說就成咱不免回去就使媒人去說亲事使了

何銀錫說道有理上上即同王公子回家來付速去把他姑不

巧油嘴險然走房叩頭已畢一傍站立尊声大谷呼喚有何分

付呢何銀錫說今请你不为别事用你病我前去提亲巧油嘴

說不知大谷要提那一家呀王公子代笑曰要提焦老谷的女

兒巧油嘴一聞此言双眉紧促說道大谷要提别家小好人願

去那位邹氏太七实在难惹我劝大谷死了心罢

詩 只因私結小春榮

迹难離家赴廣平

曰 不是典即生此毒

姻緣安得巧相成

曰詞勾開言归正本話說何銀錫聞听巧油嘴之言不由的動

了大索叫了一声巧油嘴怎么你大谷叫你去提亲事还未出

門就无割这一阵断頭鼠呢巧油嘴笑曰大谷休要見怪那焦



宅卸氏太七不但要个好女婿还得三件俱全才许亲哩何鏗  
鏗问曰那三件呢巧油嘴说一要门当户对二要人才俊美三  
要满腹文章缺少一件亲事不成何鏗说似你这做媒的人  
见面先请良子不若没有良子你就推辞起来今日我先给你  
十两银子日后还有垂谢

好一个心胆口渴何鏗

你看他十两文良当面交

巧油嘴见不眼闹心火走

满口礼应承焦宅走一遭

真果是有了良子会说话

媒婆子声上愿去不辞劳

令家丁送入后宅受茶饭

即刻的坐上轿子就去了

也不过全仗一付油滑嘴

到那礼花言巧语把告饒

最可喜时来运转王公子

这一回得配焦氏女多娇

何鏗銀空費良不賠財礼

却擁堪織女牛郎渡鹊桥

未末之事且不必講再說巧油嘴坐上轿車到了焦宅见了卸  
日大七請安已畢卸氏问曰你怎么不來走七了巧油嘴说只  
因天上有事少來請太七姑外的安好今日來到貴宅哩为的  
姑外那件亲事卸氏说来提那一家呢巧油嘴说就是明府城  
南也以礼何宅上何相公他爹做过亞元夫婿二人俱已做去  
了撇下了万贯家财公子正在少年人物又好昨日才死了夫  
奸闻听咱家姑外才貌双全時使小奸人前來求亲卸氏还未  
回答小姐手下使女玉紅正在傍礼一闻此言嗤的一声就笑



起来了

小玉紅站在傍礼笑哈上  
就说道果然油嘴是媒婆  
昨日我两姑外去散陶  
正赶着赶公之人滿了坡  
路途上一堆过去两匹马  
人都说那个公子是姓何  
且莫说他的模樣丑合俊  
在馬上弯弓身子把腰躬  
論体統三分人形七分鬼  
天地间似知他的不甚多  
真果是蝦蟆相吃天鹅肉  
捻然就唇舌費近在烤罗  
他也该撒泡尿来照上影  
待恁久陪伴美貌女姣娥  
玉紅女说话之间嗤上笑  
巧油嘴将计就计把话说  
玉紅言罢巧油嘴将计就计说道你说那骑马在前的丑呢却

是那在后的丑呢玉紅说道你的丑似惡鬼在后的俊如天仙  
人家说那在前的是何公子呢巧油嘴笑曰馬上二人俱是  
何呀頭前是大公子是有媳妇的后边是二公子他才死了媳  
好他是个风流少年又是个秀才我因此才來提亲邹氏说既  
如此你回去请那二公子前來我当面看上人物考考才李若  
果是才貌双全的公子我便许亲明日恰是吉日良辰正逢紅  
鸞天吉你快上去罢事成之后必要垂上赏你巧油嘴无奈只  
得回轆何宅而來何鍍鍋一見滿面代笑问曰你这一去那焦  
宅许了亲沒有呢

巧油嘴只听鍍腰问亲情

不由的長吁短嘆兩三声



真果是说媒提亲非小可  
起先时太七已有许亲意  
他说是赶会之付曾见你  
亏了我千方百汁來遮掩  
果然是人物風流才李好  
大谷呀你可自己想一想  
何鏝鍋听了巧由嘴之言眉頭一促心中暗自思曰我这模樣  
如何叫他看的那焦氏太七一定要当面请你这却如何是好  
哦有了七七媒婆你就说我患病未起以待定亲之后再相罢  
巧油嘴摆手说道不中七七我有一计不如央求王公子替你

前去相亲哄的行聘下礼已畢擇定吉日良辰仍叫王公子替  
你把菜人娶到家中生米做成熟飯也就治不的了何鏝鍋  
言立曰此计大妙你且去吃酒飯我那时就往才房礼去求王  
相公料他再死不久之里不多时來至才房王公子慌忙迎接  
讓坐家童斟上茶來

何鏝鍋滿面代笑把茶端  
昨日路途咱见焦小奴  
今清晨愚兄央烦巧油嘴  
到那礼焦氏太七把亲许  
他必要当面亲眼相观婿  
吉技上尊声年弟听我言  
好叫我时七刻七掛心間  
即刻的去说焦宅女婢媚  
惟独有一件事兜犯了难  
豈不知我这人材太不堪



倘若見面哂笑嫌我丑

就成了空費唇舌枉徒勞

特的來相煩年弟一件事

給我去頂替栢菜到那邊

叫愚兄親事得成如了產

我必要感德酌思万七千

何銀錫切七央求王公子

下回本與即秀才配姻緣

詩 姻緣本是前生定

設計誰來搯柱然

曰 可笑何家王公子

自拙羞年兩三番

俚詞勾閑言正本話說王公子听了何錫腰之言心中暗上

相道我如今來到廣平府將近一年焦家宅深似海无門可入

可巧何年兄求我前去頂替相親到別禮定相中了我若對那

細氏深如訴明真情他必不肯認我怎么得天假其緣得見焦

小如一面拿出玉墜為憑听说那秀香小如十分美且再无嫌

我之理此乃可乘之全不可錯過机関公子相到這礼滿口应

承说逆年兄但有用弟之处願效犬馬之勞但恐焦家太七選

才揜貌責脩求全万一不能如他之意豈不悞了年兄的亲么

何錫腰闻言滿心欢喜

何錫腰滿面添欢喜

笑道说年弟不必太謙恭

你憑着子建之才潘安貌

敢保那太七一見就相中

咱二人父亡子交十分厚

比着也尋常亲友不相同

年弟你給我亦中这件事

我必要垂七报答你恩情

说话間一声分付撰酒晏

上來了左右服爭雨家丁



厨房礼送酒代茶一齐上

一件七較比平日更豐盈

他二人飲酒之間天色晚

又分付侍席家人秉上灯

何鍋腰急事在心嫌夜永

恨不得一时雞叫大天明

二人飲至更深方才各自安寢到了宵王公子还没來何鍋腰

早口在外立候王公子起的身來穿着衣服梳洗用了早飯巧

油嘴早來伺候王公子上了轿車两个家丁跟送巧油嘴也共

馬先行早到焦宅报信不多时节王公子到了焦宅下了轿車

焦同出來迎接共入大所讓坐停不多时一个家人跑來說道

有請

这家人跑來說了一声請

老焦同遂即讓進后宅中

王公子先与焦同並上手

又与那荀氏太上把礼儀

彼此的行礼已畢方入坐

傍边礼了环端上茶几盞

荀氏妇由心細看何公子

那知是王家典郎來假充

只見他青緞仔巾頭上帶

身穿着可休藍衫甚鮮明

有一条九股絲絛腰中係

下边是綉底皂靴足下登

白生七臉兜長就良盆樣

盞玃上眉清目秀襯辰紅

好一似当年宋玉垂出世

不弱的昔日潘安又降生

荀世妇观罢一回心欢喜

怪不的媒婆誇獎何相公

且不言焦相大好同相婿

再说那秀香小姐女花容

此时焦小姐合使女玉紅正在綉房談論那墮青看会之事秀



香說咱昨日趕着那兩個騎馬的公子一丑一俊那個俊公子手中絳着那玉墜我心中十分生疑玉紅說是呢那咱玉墜乃王公子之物因何落在此人手札呀莫非那王公子未死特是坊來么我而來姑外從今不必疑惑此事我早已就听明白了這原是老令太七嫌那王宅窮了故托言公子已死及至公子前來認親之時大七又說是姑外已死那王公子必定不信因此手拿玉墜前來坊來也是有的昨日馬上那個丑的是何公子那個俊的却不知是誰眼下媒婆正來給那何公子提親我嫌那何公子丑陋他便說馬上那個俊的是何家二公子哩這就又奇了王家主墜怎能到了何家手札二人正然談論忽見

跑來一個使女說道今日大七正和姑外相女婿哩好齊整的一個何家二相公哩

小了環急七跑來說短長

慌了使女玉紅焦秀香

听說是來了何家二公子

他兩個忙離香圍到前堂

同來至屏風以后停身站

騰秋波暗地偷眼細端詳

小如說好似馬上那秀才

玉紅說真是那個俊才耶

小如說怎么他來叫相看

玉紅說這件事兒問的慌

小如說莫非天公巧撮湊

玉紅說明明玉墜要成奴

小如說但怕不是王公子

玉紅說問他姓何或姓王

他二人屏風以后正談論

再說那悍好郭氏老婆外



不言秀香玉紅暗地談論再說卽氏尚着青名的何二相公款待酒飯焦桐便來考他的李向兩個談今論古公子无所不通說詩講文公子对答如流焦同夫妇二人都相中了当面向巧油嘴许了亲事巧油嘴大喜吃了酒飯卽氏赏了他三两银子他又叩頭謝了又謝說道如今三件事俱应心了么卽氏說道俱应心了你回去说与何大相公叫他揀定吉日待簡行聘就是了巧油嘴千万之喜此时公子席晏已完醉行起身回转何宅此时何鋤腰眼巴眼望的早在门首等候一见公子回来天大之喜说道有劳年弟同進房歇息七七二人同入老房坐下还未開言只見巧油嘴進來笑说上的说道多有恭喜大谷了

一行抱着慌忙就叩头哩何鋤腰大喜双手将他挽扶起來赏了一定元宝要知何娶亲且听下回分

詩 夫妻造就是前生 月老中間繫赤繩

日 有緣千里來相會 无緣对面不相逢

俚詞句閑言归正本话说何鋤腰問說焦宅相中女婿已许亲事真有天大之喜赏了巧油嘴一定元宝

巧油嘴一定元宝接过来 立时站在傍礼笑言闲

俺今日焦家府中走一蹚 好不待去坏卽氏老太太

第一件看中大谷高門第 第二件相中顶替王秀才

第三件老中他的文章好 在中堂立时就把去晏排



焦老谷夫知二人同口許

立坏了秀香小如女裙釵

大谷你速上大煎就下礼

看一个良辰吉日把亲拾

那时节足了你的心愿願

休忘了王大相公这一差

巧油嘴滿心滿意把话講

把一个鍋腰孟的似泥胎

巧油嘴言罢何鍋腰笑曰何用你说呀王年弟这场功劳自然

是刻骨难忘的了主要剪裁何鍋腰擇定次日下聘三月初二

日娶亲滿府中悬灯結彩宾相帮工人夫轿馬諸事齐備焦宅

早把嫁粧送到何宅何鍋腰自己去不的又把公子扎佃起來

坐上花七彩轿许多的雕鞍俊馬家丁摆对排闹机爭鼓樂喧

天这忙直的风俗原是夜间迎亲打起灯笼火把晚罷如同白

日不多时到了焦宅門首焦同迎接新婿共入太厨赴席茶罢

上酒晏席將終忽然明云密布大雨傾盆淋七不止巧嘴媒婆

心中發慌声七催促快走木七说大雨不止如何走的呀巧油

嘴说若不去过了吉时候了良辰豈非小奴的終身欠缺么

邹氏好之日胡琬若怕悞了良辰就在我家拜堂成亲以待兩

止之后再把他夫好送回家去有何不可呢焦同琬天道不便

王亥如此一声分付合宾相鼓樂伺候

老焦同一声分付侍候相

甲了环安排花烛下暫停

巧油嘴再三不把堂拜

那邹氏知拿定主义搥不听

從巧油嘴琬何大谷乃一家之主二谷奉兄之命前來娶亲难



送說不見哥上就成亲不成乳氏喝道少得胡言那有兄弟成  
亲等见哥七之理再要多嘴一顿大棍赶出门去巧油背见此  
光景心中十分着極哩又不敢多嘴急慌忙水中跑來到大所  
羞了看止有新即一人在坐低声呼道王相公

現如今幸到其間推不过 咱兩個只得細七商量行  
起先時指鹿为馬本是假 到如今以羊呼牛别透風  
却休要见了佳人花了眼 弄出事怎见何宅大相公  
好友的明日清晨兩不下 唱大家復命交差去進城  
你若是在狂蜂偷把眞花採 何大谷知道一定七不容

王公子代笑開言現道你放心罢焦小姐若是我的妻子我才

成亲那若是何年兄的妻子我那有合他成亲之理你且放寬  
心罢

我敢比坐怀不乱柳下惠 魯男子閉門不納一般同  
虽然是今朝去把洞房入 再不肯胡思亂相任义行  
正是他二人低声相答堵 市使友請着新則出大所  
去合那焦氏小姐把堂拜 二新人双七送入洞房中  
王公子進了香閨抬頭看 但只見燈籠結彩滿堂紅  
一帷台上梳粧相伴菱花鏡 一件七牙床錦帳甚鮮明  
凶案邊擺列琴棋合筆硯 粉牆上掛着昆吾劍七星  
小央即观罢一回把头点 这小姐文也精来武也通



吃罢了多杯酒兜合寿麵

了环們抽身迴避供知情

歪坏了假扮何郎五女婿

來到这佳人面前打一躬

王公子來至床前一躬到地呼道焦小姐不煩惱小生原非姓

何实是姓王我乃正定府王家灘王定保之子尋我夫妻來了

焦小姐只是紛紛落泪低頭不答敢说他这是个甚么意思呢

其中原有緣故自從小姐合玉紅踏青見了騎馬的公子手中

拿着王墜心中就生疑惑及至何宅前來相親正是那个騎馬

的公子焦小姐合玉紅就添透几分是王公子了但不知何故

兩替而來单等聚亲之时必要当面問个明白若不是王公子

他寧死也不上轿恰好被雨所阻无奈拜堂他恐怕不是王公

子拙然不從也难免一場羞辱他因此浴上落泪低頭不語

焦小姐低頭不用坐牙牀

王公子走至近前拆衷腸

小姐呀我原不是何公子

原來是豆家灘礼小央郎

咱自從彰德府礼結秦晉

兩下礼俱各解任返故鄉

只為俺一把天火烧个爭

才弄的邹氏太上起不良

使家丁送去报喪表一紙

就说你受京染病喪黃梁

那时节小生疑惑來此地

何公子不由高待在上房

巧拙嘴定計騙人提亲事

央求我冒姓去看爽替相

最可恨弄假成真天搗糝

相是咱前世沒燒断兩脊

倘若是小姐生疑不肯信

你看上王墜成双不成双



王公子说话之间拿出阳玉墜來敬呈在堂中口呼小如你看这  
不是小生传家之宝你我昔日行盟之物么小如若有那一支  
能以成双这亲方可成的玉墜若不成双莫说小如不肯認我  
小生寧死也不肯認小如的焦小如见此光景拿出那支明王  
墜來一比天然成双分毫不差

眼前礼明明玉墜成双对

焦小如又是来又是悲

可恨我爹处嫌贫把富爱

安排着拆散鸳鸯两下乖

现放着一双玉墜作嘴证

你不是王門公子却是谁

咱二人割断姻缘重聚首

我合你再把王公拜一回

诗 真节佳人生妙计 夫姓借迤上北京

曰 金榜提名荣归日

王家泊礼志气满

俚词勾闹言灶正本说是焦小如只见玉墜成双王公子说的  
言语又勾上替对这才認了亲夫妻又拜谢了天地双上扶手  
共入罗幃宽衣解带共枕同衾效于弄之樂取鱼水之欢这也  
不必細说单表何鍋腰在家见下大雨心中十分羞極又见越  
下越大一夜不止

好一个赤心菱相何鍋腰

可笑他八字流年不甚高

平空礼蝦蟆要吃天鵝肉

谁料相机闲用尽枉徒劳

邹氏奸奸计阻断良河岸

偏有人掩撮半即渡鹊桥

志只走天公不遂小人愿

弄巧处大雨倾盆一夜湔



焦宅上佳人才子皆歡盡  
 却把个何家相公气掙了  
 弄的他坐了一夜无合眼  
 几回家独言独語胡鬧吵  
 叫几声殺人老天似下雨  
 搥不如照着脖子下鋼刀  
 正是他呼天呼地胡埋怨  
 巧油嘴兩脚濕的似泥条  
 何銀腰巴到天明那雨也就不下了  
 方才開了大門只見巧油  
 嘴兩脚作愧慌七烤七而來  
 傾拍焦宅上如何叫拜堂王公子  
 如何入洞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何銀腰不听此言犹可一听  
 此言还如何容的哩只气的暴跳如雷  
 口中骂了一声王家小畜生  
 叫你气死我也

你如今洞房花姓把亲成

最可恨你估便宜我落空

不相上我的娇妻合你睡  
 廣平府谁不骂我烏龜精  
 我不才也是何宅貴公子  
 来弄我这样沒臉豈肯容  
 一声礼分付焦宅把亲搶  
 帶領着二三十个好家丁  
 全不管路途以上泥合水  
 一个家迈步爭先往前行  
 眼看着看到了焦宅大門首  
 忽喇七一五進去闖大所  
 焦宅礼了环小厮往外跑  
 何銀腰怒目揚眉喊連声  
 我才是您家小姐亲夫主  
 那秀才原是叫他来冒名  
 您進去從实对着老令講  
 把小姐快七送到我家中  
 他若是牙崩半个不的字  
 眼前礼就要弄个乱闌七  
 何銀腰声七只要焦小姐喊叫不止  
 小厮們慌忙去报焦同这



且不講再說使文玉紅听的这件事情忙來綉房笑嗔上的說  
這俺姑外呀你房中有个姑谷如今前所礼又来了一个姑谷  
声上的合姑外成亲叫你快上出去哩小姐秋波一瞪说该打  
的奴才焉敢胡说使文玉紅这才正意而言口不是奴才胡说  
呀那何鍋腰现在前所大吵大嚷声上只要行糶哩特來报布  
姑外早礼犯个安拊小如闻言冷笑曰我早知那丑鬼再不干  
休他往别处行糶或者还可要往咱家行糶是來尋打呀他豈  
不知咱家老令一生好習拳棒咱外們也都今点棍头尝尝说  
莽軍于日用軍一时你去借齐雨了頭各挑大棍遂我一到前  
所王紅答应一声忙上去了王公子说妾妻不必造次待我出

去看來

王公子安心要将舌劍搗  
他二人雨下见面未開口  
舞大棍不由分说就搗打  
代領着一群了环雨使女  
了环們頭緊脚踏皆一樣  
吵的声舞棍齐扑何公子  
眼看着一女交鋒動了手  
玳料相男兵不敵雨女將  
何鍋腰躲之不及着了重

因此才大所來見何鍋腰  
把一个何家丑鬼气挣了  
自宅門口來焦民女多娇  
一个家手中各挑棍一條  
俱都是挽着袖子扭着腰  
何宅礼家丁迎敵未肯饒  
顷刻間打了一个乱窩毛  
了环們拳棒高强沒处招  
弄了个何面支鍋回蹄割



幸亏了騎來一疋能行馬

大夥子且戰且走往外退

何鍋腰騎馬在前車家丁步行遂後拉着廣平府城一響好跪

小知也不追趕代領使女回了侯宅且不必講再說焦桐夫妇

二人見何鍋腰前來厮鬧才知女婿是个替頭及至問那王紅

使女更知那个假女婿原是真女婿只弄的懊悔交集心中難

受焦同便向鄒氏埋怨起來了

若焦同双眉緊皺氣狠七

相当初原來是你做的錯

也是我命礼该受沒臉面

滿口礼埋怨死良鄒夫人

平空礼愛富嫌貧要昧亲

偏有个何家公子鬼弄神

到如今水落石出事已就

且莫說嫌貧愛富人唾笑

王公子夫妇回上正定府

從今后焦王兩家斷了路

似這樣沒頭夜司怎么打

老焦同事无奈何胡埋怨

反成了定回机開在芳心

相一相怎見自家交叙裙

咱两个甚么面目進他門

何宅礼又要告咱味他亲

你却得去到当夜把礼分

再说那秀香小姐犯况吟

话说秀香小姐同王公子回了綉房商议日向丑是这一賊去

定不干休必要歪告胡纏你我少不的得到当夜合他折癖虽

然他的理屈咱的理直理却难免出頭露面一塲羞漸王公子

说如今我有一计但恐妾妻不肯听從焦小姐说尝言道嫁雞



遂弄嫁狗遂走如今搥就赴火投湯也是不醉的說甚么肯肯不肯即君有何計策只受說來

焦小姐眼望夫君門計策

王公子低聲付呀把話回

咱如今三十六計走为上

万不可去打官司坐吃亏

搥不如打点私奔順天府

到那私求取功名入北衙

一來是暫且避上灾合難

第二來登科及第好榮歸

王公子当面說出心腹事

焦小姐謹遵夫命願相遂

詩 卹氏愛富又嫌分

不相蒼天看的真

二曰 事到頭來空后悔

羞慚也是枉勞神

俚詞勾開言归正本話說王公子合焦小姐計議一定叫使交

五紅打点行李收拾些釵環細軟之物焦小姐手中還有几百良子遂身代着主仆三人于夜淨更深之時由后門悄悄而出奔行三十餘里到了夫明願了一輛轿車三人同坐星夜前奔上北京而來

好一个女大外向焦秀香

定巧計主仆三人走伴常

这就是嫁雞遂弄狗遂走

生上的捨了家中令令外

卹氏好自惹其禍幹的事

去打也沒頭官司是理當

看起來一还一报孩如此

却原非焦氏小姐做不良

夫妻兩以同玉紅小使交

大夥子乘夜私奔錦綉邦

到北京看就房子定寓所

王公子不分晝夜念交音



疏果是过了光明如入床 俏不尅七月秋風漸七涼  
圣天子考選奇才開大比 各處札竿子紛七馬蹄忙  
話說王公子同焦小妯合玉紅使女到了北京賃了一個寓所  
顾了一个家人早晚夜喚隔著考斯尙遠只得用心讀書等至  
八月初旬進了考場得了題目十分遂心真果是才如泉湧做  
完玉篇文章甚是得意一连三場出場回寓及至揭曉王公子  
就中了第一名解元營了報壺之人焦小妯合玉紅俱各歡志  
这是不用說的到了次年三月會試之期王公子復又場七得  
意放榜之時中了三名進士及至殿試圣上見志点了第三名  
探花赴過晏誇過宴王探花上本告假回家探望双亲祭掃坟

身圣上准奏給假三月为他路過直北格外加恩封为巡察北  
的御史王御史謝恩回寓擇了起程的吉日同焦小妯合使女  
玉和家出京建那厥的小廝也代着扑上大道就不是来的  
那个光景了

王公子一同小妯上北京 進場時改名叫做王連登  
可志他題目得意文章好 连三場一个第一兩三名  
又封的巡察北直为御史 这一回開七烈七出京城  
一路上逢州府俱有公館 說不几大小官員來接迎  
見的人乱声誇獎齊喝彩 最可羨身輕年小做公卿  
你看他心急回家走的快 这一天駟馬人夫至廣平



王連登進了廣平府地界有兩個人路傍唬冤分付代進公館  
 听審敢說这喊的是誰呢原是那何錫腰與那焦同自從當日  
 捨亲打架之后兩家子典起訟來又拿不着王公子夫奸二人  
 兩家子打了一二年官司俱把死硬的家業花了個干七淨七  
 官可依然未結此時听的新御史到了因此一齊前來当道喊  
 冤王御史公館落坐把二人代至坐前王御史一看不由的暗  
 七偷笑兩言問曰你看我是何人何錫腰拍頭一看竟是替他  
 娶未的主公子到了只搗的魂不付体連七叩頭恳求饒命王  
 二史說秀香小姐原是我的妻子只因焦同嫌我家貧另擇佳  
 婿年兄不知情由做出此事情有可原仍看往日之情恕你無

辜回家去罢何錫腰叩頭謝恩抱頭寫七而去

何錫腰抱頭寫七轉还家

王御史欠身离生入内衙

一声礼分付快把焦同代

代到七二堂以礼審問他

眼看着后堂進去王御史

出來个焦氏太七一枝花

老焦桐无语低头双膝跪

秀香友一見粉面起紅霞

氣狠七用手暗定生身父

滿口礼教長道短咬銀牙

相当初嫌份器畜生奸計

要逼着女兒改嫁第二家

現如今还是昔日王公子

父亲你下拜磕頭做甚么

河你問臉上羞愧不羞愧

你如今是听打呀是听罰

河說你万貫家財如水洗

少不的四十大板一面枷



焦秀香數長道短不住口 王御史效步行來策杖上  
 小姐把一個焦桐說的滿面羞慚低頭死語王達登自屏風后  
 轉捩出來笑曰大上不必如此岳夫大人既是自知愧悔也就  
 罷了言罷自把焦桐扶起來說逆你今貧而死子不知回家收  
 拾上上同岳母跟我家去送終身可也焦同大上連忙叩拜  
 告辭回家說弟弟上上羞的无地可鑽死奈收拾行李同進  
 城來見了女婿滿口陪罪焦小姐也只不过把他母親數說一場  
 而已到了次日王御史代領家眷起身出了廣平府直赴正定  
 府來了

王達登名名是轉回程

这一回此着來時大不同

真果是陌路人情薄如紙 說不盡官員技待陶陶上  
 一果家同候下程齊送禮 王公子此日居家不怕窮  
 在途中一連走了十餘日 这一天到了正定府城車  
 市鄉親嚷上埃上挨滿道 无非是為他驕馬代紅英  
 吃不盡金盃玉盞接風酒 各妃礼步行拱手叙鄉情  
 王公子当日申會把衣做 那时节早有報子到家中  
 几上乎去煞定保夫奸商 染坏了使友了坏小香菜  
 王達登到了家中拜过父母秀香也來行礼未夫奸納阿阿曰  
 這是何人哪王達登才把前后事情訴說一遍焦同夫奸也采  
 相見王定保說當日在你家成親是假今日咱叫他真了墨說



看不由的大笑。焦家夫妇羞愧难当，即排香案，叫他夫妻二人拜谢天地，叫春荣做了二房，又叫玉红做了三房，四人同拜天地，共成花烛。只见春荣所生之子，长龄倒在王廷登身傍哩。见母亲把王廷登去了，个旭尚啼哭。次日，亲友俱来贺，走闹了这九天。廷登夫妇四人祭了坟墓，住了两个月，限满回朝。后来家堂尚有三位夫人，各生一子，王定保，序居八十餘岁，教着三个儿子，坟上俱各登科，反第，代代綿七不絕。

这才身人生切莫胡妄求

须知道方事鬼天不自申

邹氏奸嫌父爱富昧亲事

叫文兜怀抱琵琶过别州

王公子还家來拜了敬

才成了双七一对合營繡

看起来奸詐使計无結果  
看起来贞节矣良終堪好  
这个人若知报应报还理  
任用不可凶志八志死已

老焦根惹的傾家滿面着  
次后来子孫富貴承千秋  
務必要改邪归正早回廊







